

中央戲劇學院附屬歌舞劇院戲劇叢書

小二黑結婚

六幕話劇

原著
編劇

趙樹理
于村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人物表

劉修德（二諸葛）

劉妻

劉大愚

劉二愚

于福

于福妻（三仙姑）

于小芹

金旺

金旺妻

吳旺

小順子

小永

三元

二大娘

歪子

老李

珍兒

媒婆

村長

區長

安通員

其他

第一幕

三仙姑之家，設有神龕香案，案上燃着晚香。

三仙姑剛拜過神，從蒲團上站立起來。

仙 芹哪——小芹！

芹 （在裏屋）什麼事呀，娘？

仙 你爹怎麼還不回來呀？

芹 （手拿着半納好的鞋底上）誰知道，我剛才去叫，他說還有分把地，要趕着犁完哩！

仙 天都快黑了，回來吃了飯還得把柴火掙回來哪，——你在做什麼？都看不見了。

芹 我爹的鞋底，還有半隻就納完了。

仙 那忙個什麼？！

芹 爹的脚後跟都露出來了。

仙 都春天了，光脚片子還過不了？——我那雙鞋面給我綉好啦？

芹 （不高興地）嘿，早綉好了！

仙 拿給我看看。

芹 （看仙一眼）還看個什麼呀，明兒就上起來了。

仙 不，我是看看那花兒，這回綉的……

芹 有個什麼看頭。（一扭身下）

仙 （看看自己的脚，摸索衡量着）這雙鞋的花兒就是小了一點，這朵要用淺黃，

花再擺得往下一點，正護脚尖就俏皮了……

芹 （拿鞋面上）給——

仙 （接過來，左右端詳，稍有不滿）怎麼這回用了灰線哪？！

芹 （支吾）粉紅線和黃線都沒有了。

仙 我就不信，上回二月十五的廟會我才買了三支，都是艷色的，莫不成給老鼠拉去啦？！

芹 （不好出口）娘——

仙 你爹又沒死，我又不是穿孝，黑鞋上給我插上支灰花，這可叫我怎麼穿得出去！何苦又咒爹！

仙 （端詳着花兒，比着脚上的那支）你這是怎麼股勁呀？！怎麼這花兒又小了一輪？你倒會給我出樣兒啦！

芹 （低頭不語）……

仙 （指點着脚上那支花）我不是給你說啦？本來這雙就已經……

芹 （實在忍不住）娘，這會兒連年青人都不興穿花鞋了……

仙 （一怔）怎麼？（悟過來）那是年青人的規矩，我可——

芹 你看咱這劉家前後莊還有誰穿花鞋。

仙 什麼興不興，我穿我就興，我穿了半輩子了，就好這麼個打扮，這前前後後的

誰不知道我三仙姑？！

芹 你也這麼大年紀了，還……

仙 怎麼？你到嫌我老啦？

芹 人家……人家都說……

仙 說什麼？誰又嚼什麼舌根啦？這些事用不着做閨女的管，你爹都不敢管我，就是你那個死了的厲害爺爺又能把我怎麼樣？！

芹 （默然）……

仙 （回憶過去，滿腹冤枉）哼！就從到了你家于家門，我是冤枉一輩子，十五歲就給媒人捏弄過來，嫁了你這窩囊肺的爹。

芹 （抗議地）爹有什麼不好，你提起來就……

仙 有什麼好，一天就知道個死受……你爺爺管得個死緊，只爲我這兒多了兩個串門的，就大罵了一頓……好哇，你鬧我都不會鬧，一睡就給他睡上個兩三天，頭不梳臉不洗，不吃不喝看你能把我怎麼樣，直到他們明白了我是三仙姑附了

體才軟下來，這往後才算翻了個身。這香案不就是這麼擺起來的！

芹（厭惡地看看香案再看看她娘那付「聖像」）唉！

仙 算了吧！誰還願意提起這些事！（拿着鞋面）這雙就擱起來吧。這麼素的花鞋再過個幾年穿還來得及，明兒個還是剪雙淡青的，用紅線繡，花小一點倒不要緊，顏色可一定要配得好，給你——

芹（接鞋面，不語）……

仙 聽見了吧？！怎麼不言語，啞吧啦？

芹 知道了！（下）

仙（目送小芹下）噫！要說呢，四十三、四的人了，該換換樣了，可是（看看神龕）吃這碗飯半輩子了，莫不成半路上改個章程？天地良心，香案擺了這麼多年，有幾個是誠心誠意做傻瓜來問神呢？還不是爲了找個故事眼看看我仙姑的聖像。（驕傲地）別看我四十幾的人了，倒底……（當她自語的時候，于福擦

着汗上）

仙（發現于）回來啦？

于 噫。

仙 驢呢？

于 喂上槽了。

仙 柴火掙回來了沒有？

于 沒有。

仙 又不掙柴火，你的記性到那兒去啦，看你明兒燒什麼？

于 （怯懦地，欲下）我去掙……

芹（上）叫爹先吃飯吧！爹累了一整天。

于（躊躇不定）……

仙（看看于福的可憐相）那就吃了飯去吧！

芹 我去拿飯來。（下）

于（蹲在角落裏擦着汗）

仙 今兒犂了多少？

于 畝半都完了。

仙 唔，完了好，明兒我要去趕奶奶廟的會——呃，吃了早飯就把驢備下，今兒夜裏餵好點……啊，想着把那塊紅氈子鋪在鞍子上。

于 （唯唯）對……對……

芹 （端上飯來）吃吧，爹。

于 （接過飯，吞食）

仙 芹哪，你想着，明兒把那條雪青鑲粉紅邊的夾褲拿出來，我趕會去，穿得素淨一點。

芹 知道了——飯涼了吧，爹？

于 不怕。

仙 什麼涼呀熱的，吃飽了肚子不就算了，（起身走向內室）來，小芹，給我捶捶腿，歇會兒還要到李老全家摸個牌。（下）

芹 爹，不夠了鍋裏還有。

于 對，知道。

芹 要不我拿個碗都盛來吧。

于 不用，一會我自己盛。

仙（在屋裏叫）小芹，快點來呀，儘跟你爹囉嗦什麼呀！

芹（皺着眉頭）來啦！唉！（下）

〔于獨自吃齋，小順子，三元，小永順序而上。〕

順 今兒個怎麼這麼清淨？沒有人。

永 可就是怪，每天這會兒是頂熱鬧的，頂少老歪子也要在這兒磨菇，今兒可——

唔，（看見了于福，指點着）這不是人？

順（仔細看清）啊。原來于福叔在家，黑古洞一團，我當是什麼呀！嬌子她們出

去啦？

于 都在。小芹在屋裏給她娘搥腿，去吧！（下去盛飯）

順（向室內）嬌子！李老全叫我稍信，叫你去摸牌哩！

仙誰呀？是小順子？

順就是呀，你倒聽熟啦？

仙連你個小沒良心的聲音都聽不出來？

順（走向內門）你在裏頭幹什麼呀？（揭門幕）搥腿呀，來，我給你搥！（進內）你起來，小芹。

永聽，小芹在裏頭，（拉元）走！

元（搖搖頭）

永你怎麼啦？

元不怎麼！

永不怎麼？看你嘴上都能拴住驢了，還生金旺的氣呀？算啦吧，人家是村政委員，兄弟又是武委會主任。

元委員主任也得講點理呀，淨給幹部派差，咱自家的地就不用種了。

永（調和地）也不能說淨給幹部派……

元 你算嘛！他反正是豁上我了，前天才給他金旺搯了一天柴，今兒個又給他掣地，媽的吃自己喝自己，辛苦一整天到頭來落不到半點好，還說是掣得太少了！

永 唉！忍事者安然，忍忍算了。

元 忍？誰知道忍到那一天！咱是幾輩子受人家的。從前金旺他爹誰惹得起，幾十年的老社首，是咱劉家的一隻虎，捆人打人，勾結土匪，綁票，啥事不幹？什麼老子什麼兒，外加上一個兄弟與旺幫虎吃食……你就沒吃過他們的虧？！

永 咳！提這幹什麼，（看看外面，小心地）算來誰沒有點委曲？遠了不說就說事變時候吧：他弟兄倆給潰兵做的線，引路綁票，講價贖人，又做巫婆又做鬼，兩面裝好人，……可是人家現時當了幹部：哥哥是村政委員，兄弟是武委會主任，連金旺老婆都當了婦救會主任啦！村長是外來人，不摸底，村裏人怕事不敢出頭，大權人家一家子抓着，你說咱還不是有意見也得忍忍，惹得起人家？

元 村政委員聲聲地要派咱的差，武委會主任起茅廁要派咱的差，我看將來婦救會主任洗尿片也要派咱的差。你還得笑臉迎，稍有點怠慢，人家就把眼一瞪：「怎麼？你不願意？我這幹部不是你們選的？你敢不聽我調配？」

永 （冷笑）選的……還不是睜一隻眼合一隻眼，動亂年月誰敢出頭？這三四年日本鬼子把莊戶主遭害得苦透了，八路軍來了，才算安定了點，可是又怕站不住，出了頭惹禍患。這正是金旺一家抓權的好機會。爲了揀數再弄上幾個不管事的老頭子。青年隊長老頭子充不得，這才弄了個小二黑。

元 二黑也聽他們的？

永 才選的時節，二黑還是個孩子，這二年多，二黑可不同了：當了隊長，帶着民兵出過幾回發，打死了兩個敵人，在咱村成了頭一份，這是金旺他們想不到的，就爲這也就容不下他了！

元 金旺他們不高興二黑？

永 當然啦！二黑正派，二黑是打敵人的特等射手，英雄，人人都贊成，上級誇獎過，

這一來不就顯不出金旺，興旺來了麼？再說——（看看屋子裏）還有一層。

元（也看看屋子裏）還有一層什麼？

永（用嘴向裏一努）小芹哪！

元小芹？怎麼又扯上小芹了？

永（神祕地）你這傻瓜，你真不知道？

元（莫明）知道什麼呀？

永看不出來？

元什麼事呀？

永來，我告訴你，（拉他到一旁，悄悄地）小芹和小二黑，（把眼一擠）……知道吧？

元（大驚小怪）什麼？他們倆——怎麼啦？

永怎麼啦？好一點唄！

元唔！——原來有這麼回事。